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十五回 已見睡情方竊笑 欲誇武藝反投誠

填詞時曲一闕曰：〔雙調過曲繡帶兒香〕閨女亦何瀟灑，相邀社友還家。移繡榻，盡主誼相陪，不提防竊視揭輕紗，難遮擁衾窩，顯出光光乍，扇柄兒將親那答。把個風流客笑得委難禁架，還叫個俏梅香，也笑得聲兒啞。

卻說瑤華指著貞山道：「我即不僭，你自應仍照在我家一樣坐法，可是沒得說了。」眾人拍手道是。貞山只得坐了首席第一位，趙三姑坐了二席第一位，李揚清與貞山並坐，文鸞向西坐陪，瑤華坐在趙三姑之下，彩鸞坐了主位。坐定了，早有老嫗將堂簾垂下，各飲了一杯酒，外間傳進戲日來，大家商酌，點了一本《群仙赴西王母瑤池蟠桃會》。轉眼間，鑼鼓一響，早扮腳色上場。席上水陸並陳，色色皆極講究，說不盡榮華富貴。眾人見上場的戲子，俱是十五歲的小童，唱來並皆佳妙，個個喜得眉花眼笑，惟瑤華似覺厭煩。約摸做了七八齣戲、十多碗菜就散台了，眾人都退到卷棚裡來，更衣走動，已覺汗流脊背，甚是煩燥。停不多時，外間又請上翻席，走出廳來，燈燭輝煌，熱氣薰蒸，如坐在火坑內，如何受得。勉強看了兩出，叫隨侍人將銀錢代趙三姑、楊貞山、李揚清三人並自己放賞。遂各起身告止。走回樓上勿令打水屛澡，才覺清涼些。也不教點燈，換了出浴衫褲，獨一個坐在暗處納涼，早見月光上窗，又令婢女們替換打扇。將近初更，才解了煩熱，對梅影道：「這樣炎天暑熱，偏要演戲，筵宴，這那裡是取樂，真是受罪。」梅影道：「他們算是持敬，因天氣太熱，所以郡主不耐煩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實是受不得，趁他們未來，我竟先睡了，你們也睡罷。」遂各睡下。剛欲合眼，忽聽樓梯響，想必周文鸞上樓來了，見各人睡熟，也不驚動，悄悄的睡下了。瑤華一覺醒來，天色才有亮光，甚覺涼爽，遂喚起梅影來，道：「趁這清涼時候，好替我梳頭，省得在日影裡受熱。」梅影答應，即趕著起身，洗了手來與瑤華梳起了頭，然後自家另梳。瑤華無事，走出第二間來，聞文鸞鼾的熟睡，遂悄至炕邊，將帳子揭起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了笑個不止，忙將手招梅影來前同看。梅影一手握髮，走到文鸞炕前一看，只見文鸞脫得精光的睡著，搭著一條藕色紗的袂被，被都擁蓋在上身，滿頭滿臉都是汗，下身露得赤條條的，向裡睡著。有一把鵝毛扇，擱在大腿之後，那扇柄兒恰恰抵住那私處。引得梅影也笑將起來，忙去扯件衣服來，替他遮蓋好了，拉著瑤華到裡間，悄悄的道：「怕他醒來，看見都不好意思。」瑤華抿著嘴笑道：「那個女人是這樣睡的，可見這周家不成體統。」

正說著，素蘭們也起身了，瑤華俟梅影梳完了頭，即令隨同下樓來，又到廳後卷棚內，看他們可曾起身。方走到花廳中間，聽見卷棚內一片笑聲，瑤華急走入裡邊，見趙三姑同周彩鸞，要與李揚清照昨日戲班內扮的那麻姑仙梳的那個髻兒，李揚清不肯，他倆個硬硬的捉住了，在那裡梳，楊貞山笑得腰都直不起來。瑤華道：「好鬧熱。」周彩鸞道：「郡主來看，我在這裡替李家姐姐梳個麻姑的髻兒。」瑤華看他梳得真個一模一樣。這李揚清的臉盤，也與那唱且的相似，故此更覺得相像。李揚清要打散了另梳，瑤華道：「這怕什麼，今日又不要坐席，又沒有外人來看見，這樣大熱天，就省些氣力也好。」於是李揚清就歇了，又簪上些花兒，就洗手穿衣，都到前廳來，坐著閒話。不一會，文鸞也梳洗了來，一同用了早膳，遂各擬題做詩。周文鸞道：「我也叫他們做下題目鬪子在這裡，各人拈了就是。」楊貞山道：「且慢，先擬了體格再拈。」彩鸞道：「我只會做絕句，餘外都不能。」瑤華道：「既然不能，各做各的體式，到也便易。」楊貞山道：「若如此，先要自認做什麼體式，然後拈題。」趙三姑道：「也使得。我就認五古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做長短句。」楊貞山道：「我做首古風罷。」李揚清道：「我做五言律。」周文鸞道：「我做首七古。」

彩鸞早去把八個子女邀來，叫他們認。瑤華道：「你們自量做得來什麼體格，只管認。」梅影道：「我認做柏梁體。」素蘭道：「我做七律。」蕉葉道：「我做六言詩。」荷香道：「我做首小令的詞兒。」鬱李道：「我也做詞。」桃紅道：「我做五絕兩首。」梨雲道：「我做五言古詩。」柳枝道：「我做四言詩。」文鸞道：「都認完了麼？」三妹做兩首七言絕句罷。」遂取出題目鬪兒，令使女們照位挨送。楊貞山拈了一個《即景》，趙三姑拈了一個《雅集》，李揚清拈了一個《觀劇》，瑤華拈了一個《對月》，周文鸞拈了一個《晚妝》，周彩鸞拈了一個《憩涼》，素蘭拈了一個《拂榻》，梅影拈了一個《炷香》，梨雲拈了一個《垂簾》，鬱李拈了一個《揮扇》，蕉葉拈了一個《囊琴》，荷香拈了一個《洗硯》，桃紅拈了一個《理釣》，柳枝拈了一個《灌花》。

遂令周彩鸞拿張紙來，將題目按名寫好，各人抽筆磨墨，靜靜的設想。忽聽得內堂大聲疾呼的喊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大家吃了一驚，霎時人聲沸騰，文鸞坐不定，擲筆起身，外邊已有一群丫頭僕婦，飛風的跑到廳上，道：「二小姐，三小姐，不好了！上房起了火了！」文鸞道：「是在那裡起的？」婦女道：「在太君房內起的火。」彩鸞聽說，連忙起身，同文鸞飛跑的進去了。楊貞山走到天井裡，往上一看，只見黑燄冲天，火星亂迸，忙到廳上，道：「郡主和各位姐姐歇手罷，了不得了！」遂一齊奔下來看了，嚇下李揚清、趙三姑渾身打戰。

瑤華忙吩咐蕉葉道：「你快出去，叫副史打點我們車輛人夫伺候。」一面令素蘭、梅影收拾樓上衣妝什物。楊貞山們也令老嫗收羅物件。瑤華道：「我們再等一等，如再火勢不息，只好一同仍到我們莊上去。」楊貞山們道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

正說著蕉葉來回道：「副史們現在喚齊人夫，在外邊伺候，只是天色不早了，一路上並無歇處，只好放個夜戰，還要預備各人的乾糧才能起身。」瑤華便叫蕉葉吩咐他們趁早預備。瑤華對素蘭道：「外邊必有救火的人，俱不是善良之輩，況放夜站路上也要提防，我們都要攜帶彈弓標槍，以備不虞。」於是瑤華同八個子女，卸去裙衫，穿了■衣■褲，外邊只單一件長衫，把釵環首飾亦都收起，挽了個懶梳妝，把縐紗札了頭。楊貞山見了李揚清還梳著個麻姑髻，忙教他拆散了，也和瑤華們一般妝束。

不一會，副史領了人夫進來搬東西，蕉葉、荷香一點交明白。瑤華見那火煙起的越大了，人聲嘈雜，漸漸逼近擾來，遂對楊貞山道：「我們走罷，火頭若再高起來，恐怕走不出了。」遂令四個小廝開道，瑤華當頭，保護這些婦女，令四個婢女擋住後路。突出花園門，只見人湧如山，往來擁擠。四個小廝將彈弓背在背上，奮開兩臂，打將出去，打得兩旁的人潮水一般兩下分開了。那些人見是一隊婦女，讓過四個小廝，意欲上前欺侮，被瑤華飛起一腿，把這人從空裡跌出去了。那些人哄的一聲圍將攏來，瑤華同八個子女圍了一個圈子，打得那些人排山倒海。且打且走，才出了周家城門，早有副史領著家人、人夫上前接應出來。先令楊貞山們三個上了轎，發肩就走，瑤華同八個子女隨後。

走了七八里路，人漸稀了，然後上轎登車，路上又見來救火的營兵，約有二三百名，飛奔而來，內中就有不逞之徒，意欲攔搶，突然把轎夫打倒，來扯轎內的人。這四個小廝眼快，就在車上飛彈打來，這幾個營兵個個著了一彈，立時暈倒。喝起轎夫抬了就走，這些營兵不依，副史上前道：「你們瞎眼的，這是福王府中的內眷，你們敢這樣無禮，回去奏了皇上，看你們個個都要砍頭哩。」營兵聽說是福王府中，才覺有些害怕，夾著屁股往前跑去了。

這裡趨著人夫趕路，行了五十餘里路，旁有個小村莊，副史去打開了門，先與了數百錢，要借他們的所在打尖。鄉民問明是王府裡郡主，自然慇懃打掃，令婦女們迎接堂中，烹茶款待。瑤華讓楊貞山們坐了，小廝送上乾糧，那鄉民婦女亦即送上茶來。瑤華一面讓著，一面令荷香同副史先行趕回莊上，令管事帶了燈籠火把來接應。荷香領命，趕著同副史去了。

這裡大家吃了些，也趕著上路，走了十多里，太陽下山，玉兔東升。轎夫、車夫們趁著月光，發開腳來，正走得高興，蕉葉在第一輛車上，斜刺裡忽有一枝響箭飛來，蕉葉就在車上接住，隨取彈弓，將這支箭仍射了回去，遠遠望見樹林裡火光閃爍，都跑不見了。於是越走越近，離莊二十餘里，已有燈籠火把來接。不多一會兒，已到莊上了。莊門開好，一徑抬至大殿下轎，各到寢宮。無礙子接著，已知周家被火，趕著喚人擺膳。

大家膳畢，無礙子道：「不但受驚，而且辛苦，且請早早安寢。」一面遂令將鋪陳即就寢宮內鋪設。大家直睡到明晨下午才起身，梳洗畢，貞山們便立刻要起身回汴。無礙子道：「小姐們出門。好幾天了，自然回府要緊。但是忙不在一時，今晨也只剩得半

天了，備起人夫來，也是明日的事。周家今日也必有人來，且聽聽他家火滅後，可有事故，那時回府去也好來慰謝。」他們三人聽了都道：「究竟師父思慮得到。」仍是瑤華邀他們各處戲耍。

無礙子令張其德，傳諭令史，備辦人夫，明日送小姐們回汴。一面另辦禮物送回。大家正在忙個不了。副史到宮門上回道：「周皇親家打發一老嫗來，要見郡主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叫進來。」仍令周青黛去引進，一面令使女們請郡主同各位小姐，到寢宮裡來，說：「周家打發人來了。」不一回，都到寢宮，方才坐下，那老嫗也進來了，叩頭請安，便道：「我家兩位小姐，致意郡主同各位小姐，昨日家中偶然失火，不但受驚，反失照應，心上甚是不安，特叫老婢來謝罪。」貞山們道：「好說。我們來打擾不當。我們走了，想必火就撲滅，人口都平安麼？」老嫗道：「火是就滅的，大眾都好，只有太君身子欠安，看來也無妨礙。」說罷就告辭回去了。第二日貞山們也就辭去了，令史們又撥人保護送回。且按過一邊。又隔了一日，就有人報喪，說是太君作故。問明周皇親莊上情事，令史連忙報進，說：「周皇親家那一日火失，延燒了五六進房屋，把個太君驚出病來，兩日間就沒有了。現送有訃文在此。」瑤華向無礙子道：「他家是我們親戚，理該去弔紙才是。」無礙子道：「王爺不在家，就是你去使得。」瑤華道：「他雖是皇親，但他家中內處全無理法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瑤華說唱戲吃酒這一天，眼中所見甚沒道理，當晚我獨坐在樓上乘涼，瞥見假山後，有幾個小後生探身窺視。又把周文鸞到樓上陪宿，晚間都脫得赤條條的，狠不像個規矩所以也懶得去。無礙子道：「你既不去，可令令史備禮，前往致弔就是了。」遂著張其德傳了出去，一面寫信與楊貞山們知道。不提王府這邊。再說楊貞山們三個，回到汴梁，把瑤華的文才武藝，誇張得十分了得，這話傳到外邊，又驚了一個人，你道那個？乃是汴梁城中世襲指揮千百戶，姓龐名希德，他有女兒，小字叫阿真，名喚雅宜。因希德學得一身少林派的好拳棒，馳名四遠。卻無子嗣，所以盡行傳授阿真。這阿真雖有一身好武藝，卻從未字人，十七歲上，也曾許配與一個姓李的，不曾過門就身故了，雅宜望門寡後，隔了兩三年，不想生母又故，希德年老，不肯再字，意欲待父天年，另作計較。這日聽見傳說，福王莊上有個郡主，十分好武藝，他心上自付道：我父親為因無子，所以把拳棒傳授與我。他是王子王孫，要學這武藝何用？恐怕是別人奉承他，故意誇張。又想：既有人誇他，必然也有些本領。念頭一動，興致勃勃，意欲要與他比試，遂商之其父。希德道：「你自幼學了些武藝，從未與人見過高下，今既有一般的婦女，不妨前往一試，且可於王爺莊上，尋個好對頭，也防老來之計。」阿真聽見乃父慫恿他，一發得了主意，遂打算盤纏，揀了日子啟行。孤身婦女在路行走不便，改妝一個女冠，又僱了一個老嫗，竟投王莊上來。令史問明來意，傳進話來，無礙子吩咐出話道：「郡主連日身子不爽，不能比試。但來意真誠，不好怠慢，且邀進到花園內，暫住幾天，待郡主調養好了，另日比試如何？」

令史將話傳與阿真，阿真道：「貴人肯與我比試，就待兩天何妨。」令史遂引到宮門，轉令太監引進花園內仁知軒中坐下，知會到寢宮裡來。瑤華意中就要出去與他比試，無礙子道：「使不得，這武藝強中自有強中手，況且又是女冠，不可小視。且教梅影出去接待他，俟問明來歷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瑤華深以為是，當令梅影妝束了，差白於玉、黃金釧兩個跟隨出去。沒有兩盞茶時，梅影回來，把他來歷一一說明。無礙子笑道：「好得狠，他既也是一位官家小姐，放這個人在那裡，將來到有用處。」遂對梅影道：「仍舊你去，陪他起居飲食，閒話中只提郡主不肯輕與人交手，我這園裡有個假山洞，若打得進去打得出這四五路拳棒，我家郡主才肯比試。你可先打進去，教他隨後打進來，其中拳路已變了。若打得進，你重新打出來，仍叫他跟著打出來，這一路拳又變得利害。若這幾路拳都能了，這人的武藝也就去得了，那時再引他來見面。」梅影一一領命，又令將■衣褲穿在裡邊，卸了妝，仍是白於玉等跟隨出來。這阿真初見梅影妝束甚好，及第二次見這般打扮，想必要與他比試，遂問道：「姐姐想來也是好武藝，可以教我幾路拳麼？」梅影道：「小妹那裡敢。」阿真道：「既不比試，為何這回又卸了妝了？」梅影道：「這是王爺的家法，見客時許這樣裝束，見過了就要換家常衣服。」

正說著，已擺下飯來，梅影陪他吃了。阿真又問道：「郡主這幾日身子有何不爽？」梅影道：「郡主乃是金枝玉葉，嬌慣了的，也不必定是病，然他也不肯輕與人交手。我們莊上有個假山洞，內中安放著幾路拳，凡來比試者，必先請他出入兩回，若能往復無礙，就不交手，郡主也肯心悅誠服。」阿真心上想到：少林拳內就有這一路，正打在我心坎上。便問道：「這山洞在那裡，何不就往一試，看小妹可能出入否？」梅影道：「且用了茶，一同前去。」旋有副史的女人捧上茶來，大家吃了，梅影先把外單衫裙都卸去，就請阿真同住。阿真道：「看來也要卸去長衫才能試。」梅影笑道：「可見姐姐是個慣家。」遂也卸去衣裙。梅影引著，由遊廊大樓廂房邊過了板橋，已到山洞前了，梅影看那機關已開好了，遂對阿真道：「且待小妹先打進去，姐姐隨後就來。」說罷捋起兩袖，做一個架勢，打將進去了。阿真聽見裡邊一片聲響，想必同少林寺中，有條窄相似，他已試過來的，全不放在心上，也如梅影捋起袖管，輕舒兩臂，打將入去。那知拳路各別，幸他武藝出眾，還招架得來，然也大費心力，才打到那頭。見梅影坐在階沿石上等候，見阿真也打進來了，已是氣喘不止，就請他同坐了一回，稱贊他好武藝。阿真道：「姐姐的武藝，比起小妹的更高，況這路拳，擺得另是一樣，比外間學的更進一層。這就是郡主所說的麼？」梅影道：「不是，這是我師父設好在那裡，與我們學習的。」阿真咋舌道：「你們府上這位師父就了不得，如今可在莊上？」梅影道：「現在寢宮裡住。」阿真道：「莫不是一位女師麼？」梅影點頭，阿真道：「我欲前去拜見拜見。」梅影說：「使得，待我先打出去，你仍隨後出來。」遂又打入山洞去了。阿真聽了梅影所言，且記方才打進洞來甚不容易，遂又加意留心，打將入去。拳路又轉過來了，真個一關利害似一關。好容易打到洞口，正要縱身出來，不妨斜刺裡一棍打來，恰打在腿彎裡，合面跌了一交，急忙爬起，忽見劈頭又是一刀砍來，幸虧梅影搶入接得快，沒有傷著。阿真才出了洞門，對著梅影搖頭道：「好利害！若非姐姐起來搶住這把刀，幾乎命都沒有了。」梅影笑道：「姐姐打得出來，就算好武藝。且請到那裡歇息歇息。」

阿真遂同梅影走到大樓下，喘息了一回才定，遂請梅影引進，叩見師父和郡主。梅影應承，遂令白於玉去軒中取了衣服，方各穿上外罩，引進寢宮。先拜見無礙子，然後再見瑤華。眾人把他一看，是個瓜子臉，兩腮微有點細麻，身材短小，一對三寸金蓮，頭髮也還生得清，惟頸脖縮入肩窩，居止不甚飄曳。當下梅影將阿真兩次出入的緣由，說了一遍，無礙子道：「武藝也算去得的了。」阿真道：「弟子自幼承父親傳授，從未出過手。今聞得郡主好武藝，特來拜投，望師父、郡主收錄在門下，情願執鞭隨鐙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郡主雖也學得幾路拳，輕易也不肯與人比試。今承枉顧，正好大家講究講究，也叫他曉得外邊的光景。」又將阿真的底裡，細細問了一遍，遂道：「你竟是個孝女，一發可敬。如不棄嫌，將來常相往還，做個相識。」阿真道：「這個那裡敢，情願做個婢女，伺候郡主和師父。」瑤華又與他敘了一回，就留在寢宮歇宿，一連盤桓數日，即欲辭回。無礙子道：「既有令尊在堂，我們也不好久留，將來或者相聚一處，也未可知。」阿真又遍處辭謝了，遂即起身回汴。